

关于科技期刊专刊出版类型、组织及实施策略的探索

——以《遗传》为例

韩玉波 张艳 陈晓芳 张颖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学会出版部《遗传》编辑部,100101,北京

摘要 专刊出版已成为科技期刊提升学术质量和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通过组织不同类型的专刊,可为期刊组约优秀稿件开辟新的渠道,丰富期刊出版的形式和内容。文章结合《遗传》在专刊出版方面的创新与实践,对专刊出版的类型、组织要素、实施策略及潜在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总结和思考,以期为同行开展专刊出版的组织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科技期刊;专刊出版;实施策略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special issues of scientific journals: case study on *Hereditas* (Beijing)//HAN Yubo, ZHANG Yan, CHEN Xiaofang, ZHANG Ying

Abstract Publishing special issu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scientific journals to improve their academic quality and impact. Organizing different types of special issues can open up new channels to invite high-quality articles and enrich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journals. Here, we introduce the practice of publishing special issues in *Hereditas* (Beijing), summarize the special issue types and organization modes, and analyze the key element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during the organization of special issues. We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ditors of Chinese scientific journals.

Keywords scientific journal; special issu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Authors' address Editorial office of *Hereditas* (Beijing), Department of Society and Publishing, Institute of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00101, Beijing, China

DOI:10.16811/j.cnki.1001-4314.2020.03.022

近年来,专刊出版已成为科技期刊吸引优秀稿源、提升期刊学术质量、扩大期刊影响的重要方式和手段^[1-2]。许多科技期刊在专刊出版的实践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如陈宏宇等^[3]对《生物工程学报》专刊策划与出版实践进行了总结,李楠^[4]对《生物技术通报》专刊策划和组稿经验进行了介绍,张凤丽^[5]对《应用生态学报》专刊(专栏)出版的“优点”和“优点”进行了分析,吕迪等^[6]对《微生物学通报》专刊出版取得的成效进行了介绍。大量实践证明,加强专刊出版工作确实能够起到助力中文期刊组约到高质量优秀稿件,从而提升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重要作用。然而对于不同学科或者期刊而言,专刊出版工作既有一些共性规律,也有一些因刊适宜的特性。

本文结合《遗传》近年来在专刊出版方面的实践与

创新,从组织操作层面对专刊的出版类型、组织要素、实施策略及潜在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总结和思考,以期为国内同行开展专刊出版的组织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1 专刊出版类型

《遗传》自2011年组织第1期“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组织出版22期专刊^[7]。根据组织形式的不同,这些专刊大致可分为4种基本类型:围绕热点领域出版的专刊、围绕热点方向出版的专刊、与学术团体合作出版的专刊和与研究机构合作出版的专刊。

1.1 围绕热点领域出版的专刊

此类专刊主要是针对某一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进行组织,如《遗传》组织出版的“精准医学”^[8]“组学时代农业动物遗传育种研究”^[9]等专刊。该类专刊因选题的覆盖面较为宽泛,稿源组织相对容易,但是也会因涉及的具体研究方向或科学问题不够突出而存在“专刊不专”,对读者缺乏吸引力等问题。

1.2 围绕热点方向出版的专刊

此类专刊是针对某一具体科学问题、具体研究方向或前沿技术展开组织的,如《遗传》组织出版的“基因组编辑技术”^[10]“抗生素耐药机理”^[11]“Hippo信号通路”^[12]等专刊。与热点领域类专刊不同,此类专刊因为选题特色鲜明,对读者的吸引力较强;但是相对而言稿源组织往往存在较高的难度,不仅需要专刊“特邀组稿专家”的高度参与,而且对编辑在专刊内容的精准把控能力上也有更高的要求。

1.3 与学术团体合作出版的专刊

此类专刊可发挥学术团体力量充分挖掘稿源,从而实现组约高水平文章的目标。2018年,《遗传》借中国遗传学会成立40周年的契机,组织出版了“中国遗传学会成立40周年纪念专刊”^[13]。在中国遗传学会直接指导和帮助下,《遗传》制定了详细的专刊策划方案,从医学、动物、植物、微生物、技术等不同层面设计文章选题,物色并联系作者,按计划推进编辑出版的各项工作。经过精心的筹备和组织,该期专刊组约到2篇来自院士团队、5篇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的稿件,于2018年第10期成功推出,并成为第10届全

国遗传学大会的会议资料,受到参会者的高度评价。这也是《遗传》组织的第1本学术团体类专刊。在总结该期专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遗传》编辑部又进一步开拓组织思路,开展与地方遗传学会的合作。2019年与广东省遗传学会合作,在第8期推出了“广东省遗传学研究”专刊,全面介绍了广东省在遗传学研究领域的历史、亮点工作及未来发展布局^[14]。该专刊的出版形式也得到了其他地方遗传学会的认可,以此为样板,后续将陆续推出其他省市专刊,进而将其打造成为《遗传》的系列性专刊。

1.4 与研究机构合作出版的专刊

此类专刊是对某一研究机构在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集中展示而设计推出的一种专刊形式,因兼具一定的形象展示功效,因此易受到所在单位领导层的高度重视。2018年,《遗传》借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建所15周年的契机,主动加强与该研究所的合作,于2018年第11期推出了该研究所纪念专刊^[15]。该期专刊组约稿件14篇,对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精准医学、生物大数据和生物公共安全等重点研究工作和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该期专刊是《遗传》组织的第1本研究机构类专刊,为以后组织此类型专刊积累了宝贵经验。2019年,《遗传》又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合作,并于第9期推出了该研究所成立60周年的纪念专刊^[16]。该期专刊组约多篇高质量优秀稿件,其中有3篇文章一跃成为《遗传》官网(www.chinagene.cn)即年下载排行榜的前3名,平均下载2000余次。同时该研究所也将该期专刊作为所庆资料进行了分发宣传,对扩大期刊的社会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组织形式和效果来看,前2种学术性选题专刊,较大程度依赖于特邀组稿专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约稿工作易受到组稿专家个人因素的影响。而对后2种类型专刊,专刊组稿专家通常是由学术团体或研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担任,能够充分发挥组织单位“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对优秀稿源的组织也较为容易,但也会因专刊主题的学术性不够明确而导致期刊在后期宣传推广方面有所局限。

2 专刊组织要素

2.1 选题

选题是专刊出版成功与否的重要基础要素。策划选题主要有2个来源:一是来自编委会的推荐和建议。近年来《遗传》每年的9—11月份均会启动面向编委的问卷调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对下一年度专刊出版的意见征集。根据收集到的专刊出版意见,编辑

部统一整理筛选,报送主编讨论后确定下一年专刊出版计划。二是来自于编辑部内部酝酿的选题。此类选题需要编辑部基于文献调研、大数据分析以及平时知识积累讨论产生^[17]。好的选题不仅要特色鲜明,而且需兼顾专刊组织的可操作性。如果操作难度较大,稿源不宜争取,即使是好的选题也往往是事倍功半。

2.2 特邀组稿专家

在部分文献中也有将其称为客座编辑^[4]。无论称呼如何,负责专刊的组稿专家是专刊质量的重要保障,其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及对专刊的积极性和投入程度决定了专刊的整体质量。从《遗传》的实践经验来看,专刊的特邀组稿专家通常会邀请一两名编委和一两名非编委的知名专家组成。这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编委会成员负责整期专刊学术质量水平的把控,同时还可以在专刊组织的过程中调动非编委专家的积极性,通过考察提名为下一届编委会候选人。研究机构类和学术团体类专刊也设有特邀组稿专家,均由其所在机构或团体推荐产生。

2.3 受邀作者

受邀作者通常由特邀组稿专家推荐产生。与自由来稿不同,受邀者基本是领域内活跃的一线科学家。《遗传》通常的做法是以期刊名义发去正式邀请函,邮件发送时抄送给组稿专家,以便其及时跟进邀请。通过“双管齐下”的邀请方式,大大提高了专家接受邀请的概率。在受邀的作者中,有时会遇到之前未曾在本刊发表过任何稿件的专家或作者,此时编辑部应尤其注意及时答复作者的问题,做好审稿和编辑出版等工作,充分展示期刊编辑的职业性和专业化,从而培养其成为期刊的长期合作对象。

2.4 编辑

因为有特邀组稿专家的介入,通常会认为编辑的作用被大大削弱,编辑只需做好配合性和出版性工作即可;但其实从专刊组织的整个流程来看,编辑才是专刊组织开展的核心要素,其作用贯穿于整个专刊的出版过程。例如:在选题策划阶段,编辑有建议和遴选选题的作用;在约稿阶段,编辑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沟通能力,并结合自身学术素养从内容布局上进行查缺补漏;在审稿阶段,更应该组织好外审评议的流程,确保专刊的稿件质量;在出版阶段,协调所有稿件进度,把控好出版时间;在后期宣传方面,凝练专刊亮点,开拓宣传渠道,扩大专刊影响^[18]。

2.5 时间契机

时间契机也是专刊组织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在专刊选题策划方面,好的选题往往需要恰当的时间契机以便于后续稿源的组织。如“基因

组编辑技术”专刊的组织是在 CRISPR 技术诞生后的第2年才开始启动,此时国内在该方向上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积累。再如,《遗传》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合作组织出版第一本研究机构类专刊,也是抓住了其建所15周年的契机。其次是对专刊出版时间点的选择,此时考虑的重点是专刊出版后的使用与扩大宣传。若专刊出版恰逢召开该主题的学术会议,将其用于会议的宣传则可以大幅提升该专刊的显示度以及期刊的整体形象。因此,在合适的时间契机组织合适选题的专刊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对编辑能力的一种考验。

3 专刊组织的实施策略

3.1 制定专刊出版计划

根据既往的出版经验,专刊从酝酿到正式出版通常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合理安排专刊出版的时间是《遗传》制定下一年度出版计划的工作重点。此外,明确年度出版计划后,还会要求编辑根据选题制定具体的策划方案,方案需要包括专刊选题的目标与意义、组稿内容范围、栏目设计、约稿潜在对象、时间路线等。专刊策划方案将由主编审核签发,并成为编辑部推进后续各项工作的总纲。

3.2 根据方案有序推进

待方案通过后,专刊组织推进基本属于具有共性的程序化工作。黄锋等^[19]曾将专刊出版的程序大致分为:选题策划及客座编委邀请、专刊计划及作者选择、约稿、审稿、编辑出版、宣传推介等6个环节。《遗传》在专刊出版的基本核心内容和程序上与之相似,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通常会按照时间路线制定方案并组织展开:酝酿阶段完成选题的策划、特邀组稿专家的邀请和制定专刊策划方案,通常为1个月左右;启动阶段包括确定约稿对象名单、撰写并发送邀请函,通常为1个月左右;推进阶段包括答复专家作者的各种咨询、提醒投稿时间、超时催稿、组织外审评议、编辑出版等环节工作,通常耗时3个月左右;收尾阶段包括完成封面设计、组织特邀专家撰写专刊前言、排版印刷、上网发布、利用新媒体等多渠道进行宣传推广等,通常为1个月左右。

4 专刊组织中的潜在问题与对策

4.1 轻策划,重组织

有时期刊编辑部限于稿源压力或单纯为了完成出版专刊任务,而在与编委或专家的交谈中迅速敲定专刊选题,并立刻付诸行动,边干边解决问题,忽略了策划在整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此类专刊,或许会由于

个别专家的积极性高而迅速成型,但是内容的完整性或整体效果可能欠佳。《遗传》自2015年起即开始执行专刊启动前须有专刊策划方案的制度。一方面通过制定专刊方案,可以统一多位组稿专家的约稿标准、明确任务分工、统一思想;另一方面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进一步锻炼并提升编辑的策划能力。

4.2 组约稿件,退稿难

专刊稿件均是由组稿专家推荐、编辑部主动邀约而来的稿件,虽然大多数稿件的整体质量较高,但是有时也会出现良莠不齐,甚至是退稿情况。这种情况往往会给编辑带来巨大压力,出现“约稿难,退稿难”的两难局面。此时应坚决坚持以期刊质量为第一位,大胆退稿但注意精细化退稿的过程。首先在组织稿件外审评议时,坚持回避原则,即负责约稿的专家不负责参与该稿件的评议;其次基于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与负责约稿的组稿专家进行商议并达成退稿共识;最后与作者联系,明确指出稿件存在的问题以及与期刊录用标准的差距,正式退稿。这种做法既能充分尊重组稿专家和作者的意见,又能够很好地保证期刊的学术质量,树立期刊在专家和作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

4.3 稿件太少,成刊难

即使有组稿专家的帮助,有时也会出现约稿对象临时无法完成供稿任务而导致专刊稿件偏少,或稿件类型单一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编辑应有提前的预判,并随时向组稿专家通报来稿情况,提请组稿专家开辟新的稿源。与此同时,编辑部也可主动介入组约新稿,也可推荐已通过外审评议的符合专刊要求的自由来稿,从而缓解组稿专家的约稿压力。目前,《遗传》在栏目方面通常会要求每期有3个以上的栏目。当出现稿件类型(通常是综述)单一时,应适时将专刊调整为专栏,把专栏作为专刊出版的一种有效互补方式。2020年第1期《遗传》推出的“三维基因组专栏”即是采用上述处理方式。

5 结束语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专刊出版作为科技期刊组约优秀稿件、提升学术质量和扩大期刊影响的一把有效利器,其相关组织工作的规律值得编辑同人去系统总结和思考^[20]。只有掌握好这把利器的锻造和使用规律,才能让我们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本文结合《遗传》组织专刊的实践,抛砖引玉,介绍了我们在专刊出版类型、组织要素、实施策略及其注意问题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和体会。从中不难发现,引入新的思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对于推动专刊出版工

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与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合作推出的新型专刊组织形式,即为《遗传》组约优秀稿源打开了新的渠道。经过近5年的经验积累,《遗传》对专刊体系的构建思路越来越清晰,除了继续加强上述4种专刊类型外,未来还将会加强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团队和重要学术会议的合作,开拓更加多元化的渠道,更好地展示中国遗传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6 参考文献

- [1] 黄锋,黄雅意,辛亮. 出版学术专刊对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影响研究[J]. 科技传播, 2016, 8(14): 44
- [2] 蔡斐,苏磊,李世秋. 科技期刊争取优质稿源的重要抓手: 策划出版专刊/专栏[J]. 编辑学报, 2018, 30(4): 416
- [3] 陈宏宇,郝丽芳. 中文科技期刊专刊的策划与出版实践: 以《生物工程学报》为例[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6, 27(6): 659
- [4] 李楠. 中文科技期刊专刊策划与出版实践: 以《生物技术通报》为例[J]. 编辑学报, 2017, 29(5): 82
- [5] 张凤丽. 中文科技期刊专刊(专栏)出版的“优”与“忧”: 以《应用生态学报》为例[J]. 编辑学报, 2017, 29(5): 78
- [6] 吕迪,贾翠娟,赵志萍. 中文科技期刊专刊出版实践: 以《微生物学通报》为例[J]. 编辑学报, 2019, 31(增刊1): 63
- [7] 李绍武,韩玉波,张艳,等. 《遗传》创刊40周年回顾与展望[J]. 遗传, 2019, 41(1): 10
- [8] 徐湘民,袁慧军,杨正林. 精准医学: 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应用[J]. 遗传, 2017, 39(3): 175
- [9] 李明洲,赵要风,任军,等. 组学时代农业动物遗传育种研究的机遇与挑战[J]. 遗传, 2017, 39(11): 955
- [10] 谷峰,高彩霞,吴强,等. 基因组编辑技术研究前沿与挑战[J]. 遗传, 2015, 37(10): 951
- [11] 张天宇,谢建平,王明贵. 抗生素耐药性研究领域的机遇和挑战[J]. 遗传, 2016, 38(10): 857
- [12] 张雷,袁增强,周大旺,等. Hippo 信号通路: 器官大小与组织稳态调控器[J]. 遗传, 2017, 39(7): 535
- [13] 张永清,薛勇彪. 遗传学: 生命科学领域的引领学科[J]. 遗传, 2018, 40(10): 791
- [14] 黄峙,熊符,周天鸿,等. 创新驱动引领下的广东省遗传学研究[J]. 遗传, 2019, 41(8): 665
- [15] 薛勇彪.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打造国际一流研究所: 庆祝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成立15周年[J]. 遗传, 2018, 40(11): 925
- [16] 杨维才. 筑梦科学 砥砺前行: 庆祝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J]. 遗传, 2019, 41(9): 773
- [17] 周永斌. 浅析大数据时代研究型策划编辑的六项选题信息能力建设[J]. 科技与出版, 2016(2): 46
- [18] 田旭,张强. 论专栏策划、出版中科技期刊编辑的能力培养[J]. 传播与版权, 2017, 53(10): 28
- [19] 黄锋,彭凯,黄雅意,等. 科技期刊出版学术专刊的程序及实践[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3): 44
- [20] 徐书令. 科技期刊加大专刊出版力度的可行性与现实意义[J]. 编辑学报, 2014, 26(6): 593

(2020-02-04收稿;2020-04-09修回)

选取倍数单位一定要使量的数值处于0.1~1 000之间吗?

GB 3100—1993《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规定:“倍数单位的选取,一般应使量的数值处于0.1~1 000之间。”这是一个推荐型条款,使用的助动词不是表示要求型条款的“应”,而是“一般应”,即建议“最好使量的数值处于0.1~1 000之间”。这从其给出的“0.003 94 m可写成3.94 mm”“1 401 Pa可写成1.401 kPa”等示例中用“可写成”而不是“应写成”也得到了证明。

因此,选取倍数单位时,在某些情况下,习惯使用的单位可以不受上述条款中“一般应”的限制。例如:

1) 大部分机械制图使用的单位为mm;图中标注的“1 500 mm”不宜改写为“1.5 m”或“150 cm”。

2) 耕地、林地、草地面积使用的单位为 hm^2 ;一般

不宜将“林地面积5 500 hm^2 ”改写为“林地面积55 km^2 ”,因为“ km^2 ”是国家版图、地区疆域习惯使用的单位。

3) 特别是在同一个量的数值表中,或表述同一个量的文章里,为便于对照而使用相同单位时,数值范围不受“处于0.1~1 000范围”的限制。如文章中的浓度单统一使用 mmol/L ,就可以出现“0.05 mmol/L ”,而不宜将其改为“50 $\mu\text{mol/L}$ ”。

需要提醒的是,评审专家应准确掌握标准条款的含义,在审读科技期刊时不应将上述“1 500 mm”“5 500 hm^2 ”“0.05 mmol/L ”列为差错。

(郝远)